


去往松花镇

◎ 符利群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去往松花镇 / 符利群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6. 12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 第 3 辑)

ISBN 978-7-5526-2781-7

I. ①去… II. ①符…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4669 号

■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第 3 辑)·去往松花镇

作 者 符利群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责任编辑 卓挺亚 苗梁婕

责任校对 霍佳梅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24 千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2781-7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0574-83875165



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库(第3辑)编委会

顾 问 翁鲁敏

主 任 林崇建

副主任 韩利诚

主 编 林崇建

编 委 何 微 施孝峰 赵柏田

荣 荣 冯国祥

目 录

水上花生	1
木槿只开一回花	19
白夜行	44
听见牛在哭	76
寻 父	110
去往松花镇	144
路有拾遗者	172
不加冕之王	193
所有的湖光山色	219
路过了全部的人间	247

水上花生

1

我们的村子叫水丘湾——有这样一个名字，你大可以想象我们的村子如何终年浮在水上的样子。

水丘湾什么都缺，唯独不缺水。不缺水，也就不缺水花生。

水丘湾的人们，常年爱在水里做两件事。

一是养水花生。一是霸河泥。

整个水丘湾，终年被一种叫水花生的绿色水生植物包围，密密匝匝。好像水花生才是这里的主人，我们的村子是夹在水花生上的几片枯叶。

水花生成片成片泊在岸边。它也会开花，细白而小，像很小很小的莲花。长得繁茂结实的水花生，简直就是一座座绿色的小岛。

绿岛下面，似乎潜伏着许多隐秘或未知——至少在我这个瘦弱得像只黑猫一样的七岁小女孩的眼里。

我读书后，才知道水花生还有别的名字：空心苋、革命草、螃蟹菊……

水花生的作用，一是沤肥，二是喂猪。不过猪吃多了会拉肚子。

沤肥是这样的，将青茎绿叶的水花生拉上岸，晾着，任凭日晒风吹雨淋，加上小狗小猫小孩拉屎撒尿。不理它。

没几天，青茎绿叶变得面黄肌瘦。村里人把它们挑到田头地角，堆在事先用泥拦好的四方形小坝里，似一座小山。

然后他们去做另一件事：罱河泥。

水花生是水面上的事，罱河泥是水面下的事。

罱河泥的工具叫罱籰，类似畚箕状的网眼工具，拖两根长竹竿。罱籰从河底罱起又黑又油的河泥，拎进船舱，张开罱籰，河泥哗地涌出来，吐在舱里。

村里人看见一舱舱油黑发亮的河底淤泥，眼睛比它还黑亮。

有时还会罱上甲鱼、河蚌，这是意外之财。罱过河泥的河道，一开始像泥汤，三五天后，河水清得能看见河底的水草和游鱼。

水丘湾的人们常说：人要补，桂圆枣子。地要肥，河泥草籽。

草籽也就是水花生。

水丘湾的人们把油黑发亮的河泥覆盖在田头的水花生上，沤着。这样，从秋季沤到冬季再沤到春季。

村里人吃饱了饭去田头干活，围着那日益发酵腐蚀的泥坝转几圈，心里乐滋滋的。这是土地的吃食。人吃饱了，土地更得吃饱。

春天，翻开泥坝，水花生和河泥的旺盛气息扑鼻而来。这时它们叫河泥草籽，覆盖在春耕后的土地上，土地就力大无穷，散发出旺盛的生殖力。

德根队长家门口的河岸，永远有一座绿油油的小岛。据说肥厚结实得能在上面搭间小屋。德根队长田头的泥坝里，也永远堆着油黑发亮的河泥。

德根队长就常常做着两件事。他是做这两件事的好手。

一是养水花生。一是罱河泥。

2

有年秋天，德根队长罱河泥。罱着罱着，船到了远离水丘湾的外村河道。

第一次，罱上一只甲鱼。第二次，罱上两只河蚌。第三次，罱上……这时的德根队长，嘴巴笑得快要咧到耳边。他感觉手里的罱籰重得要死，好像罱到了块大石头。

德根队长骂骂咧咧,拼着老命往上拖罾籰。

在他快把吃奶的气力用完时,罾籰突地一轻,拎了上来。他一屁股瘫在船头,看也懒得看。

过了会儿他站起身,想瞧瞧到底罾上的是大石头还是大甲鱼。这一瞧,使得德根队长再次瘫倒。这回瘫倒在油黑发亮的河泥堆里。

德根队长罾上了一只水鬼。

水鬼全身黑乎乎,拖着长长的尾巴,短短脚趾不停地搔着脸和身体。这家伙贼亮贼亮的小眼睛盯着德根队长,似乎笑眯眯的。

水丘湾的人们确信无疑,水鬼是落下水的人变成的鬼。水鬼出现,就是为了寻找替死鬼,替它的命。

德根队长和水鬼面面相觑。你盯着我,我盯着你,一动不动。像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又像八辈子没见过面的亲人不敢相认。

过了好一会儿,德根队长还过魂来,正要逃之夭夭,水鬼嗖地蹿上来,一下子扑进德根队长怀里。

如果说刚看见水鬼时德根队长是飞了魂,现在则是散了魄。

魂飞魄散的德根队长僵在冷冰冰黑乎乎的河泥里,没倒下,可也挺不起身,浑身上下别提多脏多难受了。水鬼伏在他怀里,吱吱哼哼,举着一只脚,不停地用光滑的身子蹭他的手背。

鬼啊水鬼啊,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上辈子没把你推进河,这辈子没害你落水。饶了我吧,鬼啊水鬼。德根队长在心里有气无力地说着。

水鬼还是没有离开的意思,像是黏上他,举着脚,哼哼唧唧。

河面的风丝丝地吹,岸边的芦苇哗哗地响。天一点一点暗下来。

德根队长的汗毛根根竖起,倒也冷静下来,反正不死就是活,不活就是死。这一想,他的魂魄又慢慢飘回来,附在身上。这使得德根队长有气力战战兢兢地低下头,看水鬼。

水鬼把脚举到他面前,像个受委屈的孩子举着手指让他看。

这个动作让德根队长神智一迷乱,眼神一涣散,像记起什么,又像忘记什么。

德根队长这才发现,水鬼脚趾里扎着根又尖又粗的铁钩,血结成痂,黑乎乎地糊满整个脚趾,猛一看,脚趾像个大巴掌。

德根队长就跟它战战兢兢地说话了。

你,你到底是不是水鬼?

水鬼摇摇头。吱吱,哼哼,唧唧。

你,你到底是阿全变的,还是亮亮变的,还是亮亮他娘变的?

水鬼又摇摇头。吱吱,哼哼。

你,你真的不会把我当替死鬼?

水鬼摇摇头,吱吱。

你,你的脚趾咋的啦?铁钩什么时候扎进去的?德根队长不知不觉把手伸向水鬼的小脚趾。毛茸茸,滑溜溜,胖嘟嘟。

这让德根队长想起十年前那只毛茸茸、滑溜溜、胖嘟嘟的小手。

十年前德根队长有家,有妻,有儿。那时他还不是队长。

那时德根起早贪黑摸泥鳅、黄鳝、甲鱼、河蚌、螺蛳,炒好了,端给妻子吃。临产,生下黑胖大小子。吃多了河鲜,结实得不得了。两小胳膊伸出来,毛茸茸,滑溜溜,胖嘟嘟。

没握这双小手几天。妻子撑着身子抱着孩子去河边洗尿布。黑胖小子能吃,会拉。妻子洗得费劲。好不容易洗净,起身,抱起放在河埠头旁的孩子,头晕目眩天转地摇,手一松,孩子掉进河里,妻子惊叫着跟着跳下。

水丘湾的人们传说,那天有只黑乎乎的大水鬼从茂盛的水花生下蹿出,把母子俩拖下水。

三十岁才成家的德根一夜之间又打回光棍。

北风起雪花飘,一夜之间最多不过白了屋檐草蓬。德根却一夜之间白了头发。

白了头发的德根自此爱上罟河泥。不分春夏秋冬,天天扛着罟籰漂在河湾,把水丘湾的河道罟得干干净净,连掉在水里的针都能看清哪是针尖哪是针尾。

不知情的说这男人真勤快,模范啊。知情的看着德根扛着罟籰走过屋前,就叹气,德根又去罟母子俩了。

水丘湾的人们想想这也不是回事,再罟下去,水鬼也要被罟出来了,这怎么行?水丘湾的人们深信不疑,水鬼躲在水花生下,河底泥上。水太清,水花生罩不住,河底泥埋不住,水鬼待不下去,就会钻出水面寻找替死鬼。

这时候老队长正好病重,德根就被水丘湾的人们毫不犹豫地推选为生产队长。

成为生产队长的德根当然不能只局限于罟河泥,生产队长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吹口哨,喊口号,敲锣鼓,集众讲话,孵秧种,挖沟渠,挑谷担,叠草蓬,垒田塍,放沟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哪件事不得队长带头操心?德根队长操了生产队里的心,慢慢地,就没闲工夫光操心罟河泥了。

不过每到罟河泥的季节,德根队长总是第一个撑出河泥船。

3

天完全黑下来,月亮升上来,空气里落起冷霜。德根队长扛着罟籰回家了。身后,跟着黑乎乎的水鬼。

这个时候,我睡在小竹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

睡不着是因为我发高烧了。我烧得满脸通红,迷迷糊糊。

一个毛茸茸、滑溜溜、胖嘟嘟的像猫一样的东西爬到我床上,拉着我的手,拖我去河边打水漂。

明年九月份我就要读小学了。父母开始限制我的各种游戏。他们说我的心玩野了,会读不好书。因此我趁着这段时间拼命玩,尤其是打水漂。

我能用瓦片在水面打出十来个漂亮的水漂。村里的男孩子们嫉妒得

直拉头发。有几个都把头顶拉得光秃秃了。

我和爬到我床上的“猫”在岸上玩打水漂。我玩得实在太棒，棒得让这猫一样的东西也嫉妒了，它也像村里的男孩子一样拉头发。可它的手又短又胖，怎么也拉不下来又油又亮的头发。

它气得吱吱直叫唤。接着它转了转贼亮贼亮的小眼睛，跟我商量，去它家玩。你家在哪呢？我问。它指了指水面。水晶宫？我高兴得直打哆嗦。这时它朝我做了个鬼脸。我们小伙伴常常做鬼脸你吓我，我吓你。

可这鬼脸把我吓坏了。我跟这家伙玩了半天，还没看清它模样。这回看清了。妈呀，真是张鬼脸。黑乎乎，贼兮兮，怎么看怎么不像人。

不是人是什么？鬼啊。它在水里一点也不沾水，那就是水鬼了。

我开始大叫起来，鬼啊水鬼啊，妈呀鬼啊妈呀。

我睁开眼，妈正拿热毛巾敷我额头。看我醒了，她愤怒地说，叫你一天到晚打水漂，现在魂灵都让水鬼拖去了，还得让五叔婆给你喊魂。

五叔婆一旦拎着锡壶和黄表纸以神秘秘的姿态出现在某人家，就意味着这家有人掉了魂，得让五叔婆喊回来。

五叔婆有多种喊魂方法。最常见的是将锡壶放在盛满水的面盆里，壶里点燃黄表纸，面盆里的水很快就会沸腾起来。

五叔婆一边慈祥地念念有词，一边拿纸灰残烬往我耳朵里塞。魂灵进来喔，魂灵进来喔——小桑儿，你哪回不是我喊的魂？你是我喊着魂长大的。来来，再塞点。魂灵进来喔，魂灵进来喔——

我低着头，两只耳朵塞满了黑乎乎的纸灰，脸上鼻子上也有。好像我的魂搁在耳朵边，随时有掉下去的可能。

我瞅了瞅床边镜子，突然发现我这黑乎乎、贼兮兮的模样像极了梦中跟我玩的那猫一样的东西。我的嘴巴一张一张，说不出话。

妈和五叔婆惊恐万状，怎么了，小桑儿怎么了？五叔婆尤为着急。我未能魂魄归位恢复常态，这对她的声誉无疑是极大的打击。

鬼呀水鬼啊,水鬼来了水鬼来了。

我指向窗外的黑夜。

在我指向的那一刻,德根队长和水鬼刚从我家窗口经过。我们只看见德根队长扛着箩篋匆匆而过的背影。我们没能看见跟在他后面的水鬼。

水鬼粗厚肥软的脚趾落在浮着一层冷霜的月夜地面,无声无息。

4

这些天,德根队长老往赤脚医生九根家跑。

一会儿要纱布,一会儿要碘酒,一会儿要药膏。弄得九根挺不耐烦。队长,你到底伤哪了?看又不让我看。难不成刘寡妇爬你窗户摔断了脚?到底还要啥,你一次性说好了。九根说的时候,在替人针灸。

九根赤脚的时候,还不是医生。等他从部队回来,就成了赤脚医生。

这变化很让我们小孩子迷糊。但我们忙着捉知了、抓蜻蜓、玩水漂,没这闲工夫操心。可水丘湾有人说九根在部队里是兽医,现在回村给人治病。这种说法很让九根愤怒。

说我给猪看病,猪有那福气吗?有吗?猪要下世投胎重新做人,我才给它看病呢。九根一边说,一边狠狠地拿尖尖的银针往人背上扎,看得我们直打哆嗦。可被扎的人歪头闭眼,嘴角淌着口水,好像一头挺享受的猪,这又让我们迷糊。

不过大人的事我们只迷糊一阵子,绝不死心眼钻进去。接着我们跟着捧了一堆纱布、碘酒、药膏的德根队长往他家走。

德根队长站住,我们也不动。德根队长往前走几步,我们也往前走。

我说——你们老跟着我做什么?我后屁股又没雕花刻字,跟什么跟?我家里也没麻花金枣豆酥糖,糖纸也没一张,跟什么跟?德根队长跺着脚。

我们——想你给我们做风筝。我们中间胆大的说了。

风筝?好好,没问题,现在我有事,别跟着。德根队长挥挥手,像他还当

队长时的神气。当然德根队长现在已不是队长了。这使得九根有胆量对他不耐烦。

德根队长放心地往家走。他走进水丘湾最东边的草屋。草屋占据了水丘湾最好的地势，同时也彰显了它最差劲的外貌。

草屋朝南歪斜，歪了很多年，让人很担心。可它始终没倒。长大后，我读到比萨斜塔，马上想到德根队长的歪草屋。

德根队长十年前就死了砌屋的心，同时也死了再娶女人的心。任凭水丘湾的人们把鸭嘴磨成鸡嘴一样尖细，也没说动他。不过草屋冬暖夏凉，小院落种一园青青红红的菜蔬瓜果，挺不错。

与德根队长一墙之隔的是刘寡妇两间亮堂堂的瓦屋。刘寡妇常厚着脸皮送来好吃好喝的，有时还替他洗衣。这连我们小孩子也看得出。德根队长既不拒绝也不欢迎。这连我们小孩子也看得出。

刘寡妇的头发油光发亮。有人说苍蝇停在上面会摔断脚骨。

刘寡妇送好吃好喝的时，我们在背后喊，要老公，要老公。她脸红红，笑咪咪。我想她巴不得我们喊得再响些呢。

德根队长双手捧着纱布、碘酒、药膏推不开院门，只好放下东西。他头一歪，看见我站在旁边，一声不响。

小桑儿你吓了我一跳。你什么时候跟上我的？德根队长惊魂未定。

我这个瘦得像黑猫一样的七岁小女孩跟德根队长挺好。原因很简单，我落水，他救我。他是我的继拜爹，疼我，有好吃的留给我。

水丘湾的人们对感恩戴德的事情实在无以言表，就会拿身家对付，认恩人做继拜爹妈，以此作一辈子的感恩涕零。

继拜爹德根队长把我堵在院门口，不让我进去。

他说屋里鸡屎鸭粪一大堆，臭死了。

我拾鸡屎。我说。我们小孩子常满村积粪，看见鸡屎鸭粪就亲切，这没问题。

昨晚打翻了水缸，屋里发大水。

发大水更好。前天我被水鬼拖走了魂，五叔婆刚帮我喊进。妈不让我去河边。你屋里发大水更好，我要玩水。我说着跺跺脚，想象脚下水花四溢的样子。

德根队长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你说被水鬼拖走了魂？真是水鬼？

是啊是水鬼。德根爹，你见过水鬼吗？我想你准没见过，我这回可看见水鬼是什么模样了。我得意扬扬地说。

水鬼——什么模样？德根队长嘟囔着。

我绘声绘色说起来。我一边说一边看德根队长的脸。平时我说什么，他准跟着我眉飞色舞的样子高一声低一声，以此作为对我枯燥无味的故事的耐心回应。可这回他没有，他低眉垂眼，无精打采。

我是小孩子，我得到明年九月份才读小学，可我也懂得看人脸色啊。我闭了嘴，有点委屈。

小桑儿，我想，问你，一件事——德根队长想一个字说一个字。

什么事你说吧？我一下子又活泛起来，我喜欢大人拿我不当小孩看。

你说——水鬼——这东西到底有没有？水鬼——这东西到底是不是落水人变的鬼？

这个——那个——我的舌头打结了。这时我很恨自己，好不容易有人拿我不当小孩子看，我的表现却这样差劲。我拼命想，终于憋出一句，明年九月份我读书了，老师准会告诉我们水鬼什么样。你耐心等等吧。

德根队长笑出来。我满脸发烫，感觉像撒了个很蹩脚的谎。

进屋吧，我脚酸了，继拜爹。我要喝水。

德根队长再也没法不让我进去了。

我推开门，大模大样地直冲厨房。其实我是找吃的。

别去厨房。德根队长高声喊，他手捧着东西没法拉住我。

我喝水。我边说边趴着水缸捧着葫芦瓢喝水。水丘湾的人习惯喝水缸

里的水。

这时我看见缸底有团黑乎乎的东西，我使劲睁大眼，看不清。

我拿旁边的竹竿捅，黑东西动了动，没理我。我再捅，这回可能弄痛了它，它猛地从水底蹿出来，抖了我一身水。

这不是梦中跟我玩打水漂的那猫一样的东西吗？

德根队长一个大跨步进来，一把将我拎上高高的竹椅。他拿小马扎坐我面前。我居高临下，他抬头仰望。我感觉一下子长大许多。这让我有些不习惯的得意。

我晃着两只脚，惊魂未定。我想问这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可嘴里说出来的却是，我——想吃冷饭团。

德根队长捏给我饭团，裹着咸菜香干，这让我受宠若惊。我一小口一小口啃。我妈才不会给我吃这么好吃的饭团。

我盯着脚下蜷成一团的东西。

小桑儿，一个好小孩是不乱说话的，你是好小孩吗？

我拼命点头。不然我下次还有咸菜香干饭团吃吗？

小桑儿，一个好小孩胆量也是很大的，你胆量够大吗？

我迟疑了下，还是点了头。又激动又害怕地想他会让我去干什么坏事儿。

那好，你就别跟人说，跟什么人也别说——继拜爹家里有只水鬼！

我立马从高高的竹椅上跌下来。手里的饭团掉在地上，滚到它面前——那黑乎乎的家伙面前。我和它趴在地上，面面相觑。

5

德根队长把仅剩的一只咸蛋、半根油条做成一个大大的饭团，才把我从惊天动地的尖叫中安抚下来。

水鬼蜷缩在阴暗的角落，小脚趾不停地挠。我看见它的脚趾像个大巴掌。我问了一百二十遍水鬼到底会不会把我当替身拖下水，德根队长说，

要拖就拖他好了,反正亮亮母子俩也早去了那里。

我逃脱大难似的点点头。

接着他跟我商量一件事:把水鬼脚上的铁钩弄下来。

他的意思很明确,我得想办法把九根的手术刀偷出来。菜刀太厚,剪刀太粗,镰刀更不能用了。它的肉又肥又厚,非用手术刀不可。

这件事就你我都知道,任何人都别说。德根队长再三叮嘱出门的我。我做出小八路的敬礼姿势。一刹那,我自豪无比,感觉像深入敌后根据地的地下党员。

偷手术刀的过程有惊无险。我把九根家的猫吊在树上,然后把它弄得喵喵直叫唤。九根没病人,正闲得拿针灸往自己胳膊上扎。据说他在试验如何使人返老还童起死回生。听见猫叫,他跑出屋,胳膊上的银针闪闪发光。

他一边解绳索一边痛骂吊猫的人,猫还没死呢就把猫吊树上,猫死了才吊树上,这规矩懂不懂?哪个坏蛋被我抓住了非把你吊树上不可。猫有九条命,死一回活一回,死两回活两回,死三回活三回……

在九根“死九回活九回”时,我早已跑进家。手术刀塞进草蓬角落。

德根队长的饭团早把我撑饱了,我晚饭吃得不多。心里藏的秘密又把我憋得满脸通红。妈摸着我的额头,忧心忡忡地对爹说,看来得去趟九根家,五叔婆没把魂喊进,她现在喊魂越来越不灵了。

我马上表示反对。

他们没把我的话当话,也没把我当人,拖稻草似的拖着不情不愿的我跌跌绊绊往九根家走。

九根一边给我量热度,一边向我们痛陈手术刀被窃。我爹妈齐声附和,指责贼骨头太过无聊,连手术刀也偷。

爹妈向九根诉说我白天活蹦乱跳、晚上火烧火燎的奇怪状况。

我低头哧哧地笑。他们一致认同,我已被烧得神志不清了。

爹妈带着草药和我回家。月亮把水丘湾照得清清亮亮,河上的波光让

我想起白天九根胳膊上闪闪发光的银针。我不停地哧哧笑。

河面响起一阵哗啦啦的泼水声，像什么东西蹿进水里，又像什么东西从水里蹿出。爹妈一声不吭，加快步子。

水鬼。我惊叫着指远处水面。

爹妈赶紧捂住我的嘴。妈呜地哭出声。爹低声说，有什么好哭的，不就发了个烧嘛。烧了一星期，还不见好，再烧下去——妈的哭声更响。

我弟弟就是因为发烧，五岁时死掉的。爹妈特别担心我发烧。

我回家躺在床上，感觉身上又开始一点一点热烫起来。

很快，我又迷迷糊糊。我又跟那头毛绒绒、滑溜溜、胖嘟嘟像猫一样的东西玩耍了。这时我们已像老朋友见面。

然后我又是在“鬼啊水鬼啊”的叫唤中醒来。

爹妈被我折腾得有气无力，面黄肌瘦。

可我白天精力充沛，又使得他们一次次打消带我去镇上看病的念头。

6

我和德根队长举着手术刀，费了半天时间，才把铁钩从水鬼脚趾上取出来。

手术过程中，水鬼很坚强，不扭不叫，像个乖小孩。

水鬼举着五花大绑的脚趾，笑眯眯的。它还轻轻地碰了碰我。我像受了表扬，腼腆地笑了。我摸摸它肥厚的身体，它索性依上我。我开始喜欢它了。

德根队长坐在小马扎上，一声不吭地盯着角落里搔脚趾的水鬼。

它的伤好了，我们留下它好吧。我说，开始琢磨怎么跟爹妈开这个口。

德根队长摇摇头。

放它回水里？

德根队长又摇摇头。

我又迷糊了。大人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德根队长脸上现出一种很特别的神情。我琢磨不透。

刘寡妇这时端着碗酱烧螺蛳进来，头发油光发亮。你们爹俩在做什么？小桑儿，你的高烧好些了吗？

刘寡妇挺巴结我，常塞给我好吃的。有一回我忽然叫了她一声“继拜娘”，她高兴得差点掉泪，给我吃了一把有点发软的麻花。

德根队长没理她。她照样厚着脸皮没事人似的。我觉得很奇怪。

我很容易地让九根的手术刀出现在他家。九根满腹狐疑，举着手术刀吸着鼻说，怎么有股怪味，没闻过这怪味儿，你闻闻。

他把手术刀举到对方鼻前。对方步步后退，夹着尾巴落荒而逃。

我白天跟水鬼玩，晚上也跟水鬼玩。我们难舍难分。

有一天妈不知听谁说，发过高烧的小孩特别聪明。她恍然大悟地对爹说，小桑儿快要读书了，准是字纸菩萨要把她烧得聪明些。

爹骂了她一顿，说，过两天再烧的话，一定要去镇医院看病。

轻易不来我家的德根队长拎着一盒蛋糕两个苹果来看我这个继拜女儿。爹妈硬留他吃晚饭。

妈喋喋不休地向他诉说我晚上发高烧老和水鬼玩，看样子准被水鬼缠身了。这水丘湾的水鬼真害人，早年拖走了亮亮母子俩，现在还要拖走我家小桑儿——

德根队长沉下脸，半天不说话。爹白了她一眼，妈赶紧闭嘴。

德根队长磨刀霍霍，脸色阴沉。见我也不理，也不给我吃饭团。

我想大人真是势利啊，我帮他给水鬼治好脚，他就不理我了。这叫什么来着，对，过河拆桥。我听大人吵架时骂过。

我不识相地走进厨房，绕了一圈，也没找着好吃的。厨房里铁锅在烧水，白雾腾腾。水鬼躲在水缸里。我意外地发现它脚上多了根铁链。

干吗呀继拜爹，又不过年又不过节，你磨刀啊烧水啊干什么？

宰了它。德根队长吹了吹菜刀，小心地用手拭拭刀刃，漫不经心地说。